



人物素描

## 村口理发店

□宣江

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那时人们理发都叫剃头或剪头,称呼有这份手艺的人叫剃头匠,师傅姓沈,六十来岁,精神矍铄,嗓门很大。四间草房连体,呈“L”形,折角的一间面向东朝着大路,进门右侧是三间坯灶,头顶摆一张全家八口人吃饭的四方桌;左侧并排放着两张硬木转椅,倚墙托架起一块窄窄的条案,两头各置一只带锁的木盒,盖板上有一道切口,钥匙只有一把,常年挂在老师傅腰带上,外人从没见过他开过锁。案板中间空处依次摆放着推子、刮刀、齿剪、毛刷等工具,还有细长的竹筒,表面光滑油腻,呈暗红色,看上去就知道很有年份,盛着掏耳朵的一应杂件。镜子两侧,是一副装裱精美的立轴,上联:功夫头上起;下联:消息耳中来。据主人说,这副对联是他一位长辈的老私塾先生的手迹,笔力遒劲,俊逸洒脱,且韵味悠长,不失为沈家的镇店之宝。

村子方圆十几里,剃头到须仅一家。一年四季,理发店里总是人来人往。日子久了,这里便成为村里男女老少的聚集地,尽管早晚不一,人数不一,话题不一,每个人都是为理发而来。同村的邻居,大多熟悉。这样,坐等理发的人就自然而然唠起家常。天南海北,家长里短,内容很杂,从无主题。

日子周而复始,平淡无奇,顾客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。老师傅耳闻目睹的故事很多。久而久之,渐渐形成了他正邪分明、敢于评判是非曲直的性格,因而颇受人们的尊敬。但凡有婆媳翁婿、妯娌邻居之间产生矛盾纠纷,经他协调,大多能冰释前嫌、和好如初。

理发店也有闭门的时候。这不外乎两种情况:一是老师傅“出刀包”。村里有人患病长期卧床,老师傅总忘不了定期带上工具,登门为其理发,按常理应该双倍收费,但他从不肯多要那一倍。另外就是每逢村里有老人去世,老师傅闻讯后二话不说,夹包前往,逐一为子孙、亲戚理发,俗称“剪七头”。

沈老师傅除了有很好的理发手艺,还有一套推拿指筋的绝活。有人不经意落枕扭筋,就会想到找老师傅,经过他精准拨捻揉捶,捏指推揉,伤势病情大多好转。干完这套动作,他早已气喘吁吁,汗流浹背,他一直认为带有几分侥幸和运气,坚决不收分文。来人拗不过,就再理个发或再掏次耳,所给的工钱他照收不误。

沈老师傅有六个儿子。他们兄弟依次跟父亲学会了理发手艺,可倔老头硬是用他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钱,分别给六个儿子成了家,后又像赶鸟出巢一样,让他们各奔东西,自谋出路,只留老五在身边照料店面。

如今,老五继承父业,依然经营理发店。不同的是店名改了,叫发艺美容工作室;条件好了,茅草土坯换成了瓦房,厅堂装上了空调,宽敞明亮;项目多了,染烫焗削,盘扎拢卷,护肤美容;设备新了,电视电脑齐全,大部分工艺流程自动化、智能化……

沧桑变迁半世纪。昔日的村口理发店已在历史的烟尘里湮没了,但老店的气息于我记忆深处,难以抹去。

灯下漫笔

## “飞子”杂谈

□赵春城

文化大多相通,情境总有相似。

人间有至味。汪曾祺老先生曾讲过到昆明翠湖图书馆看书的事。翠湖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,楼板上开了一道长方形的洞口,从洞里用绳子吊一个木盘下来,借书人列好借书清单,就是一张小纸片,昆明人叫“飞子”,管理员把它放在木盘里,拽一下旁边的铃铛,木盘就被吊了上去。不一会儿,上面有人又拽了一下铃铛,木盘就从洞里下来,这是告诉你,你要的书来了。老先生还说,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以后再也没有见过。

这样的借书方式我也从未见过。但由此我知道了,不只是苏皖地区,西南川滇等地也有人把那张不大的纸片叫作“飞子”的。我感兴趣的不仅是“飞子”本身,还有“飞子”的运行传递方式。翠湖图书馆用木盘传“飞子”,大概是受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影响,就像现如今很多有着楼上楼下包间的饭店,通过升降电梯传菜一样。

“飞子”传讯,就是在同一层平面的大堂里,也会有这样的做法,同样有很多乐趣。

小时候,我常到一个乡的供销社,不是去买东西,我根本没有什么零花钱,我家也没有什么要舍近求远从他乡供销社购买的物品,就是因为我的姑父在这个乡的供销社当经理。姑母很疼爱我,她在另一个乡的农村老家待着,却常鼓动我到姑父供职的供销社度暑假。对我来说,那时最有吸引力的大概就是他们那食堂。我跟着姑父沾光,可以用他的饭票,享受供销社职工待遇,每天吃到一角钱一大碟的青椒炒肉丝,有时还可以再选一碟蔬菜。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青椒炒肉丝,油多,椒脆,肉丝还嫩,吃到最后还忍不住用舌头舔舔碟子。当年姑母的用心,可能就是让我这个农村娃能到乡里食堂改善伙食。供销社食堂边上就是一条河,河宽水清也没有什么水草,吃得一身汗的我,嘴巴一抹,便跟着供销社的职工穿过食堂后门,就着青石码头下河游泳。吃青椒炒肉丝,下河游泳,睡午觉,偶尔写写暑假作业,大热天躺在姑父那张折叠椅上,吹着供销社屋梁上吊下来的几个大风扇,这样的暑假别提有多惬意。

能吸引我在供销社大堂

一待就是半天的,还是买卖时那种热闹场面,算是饱饱眼福。那个年代有点规模的供销社都有空中传“飞子”的做法。柜面上方低空编织的铁丝网和那些在铁丝网上飞来飞去的“飞子”,让我眼界大开,我像看稀奇一样兴致盎然。那时候的供销社,虽说物资匮乏,但也分日用百货、服装鞋帽、毛巾手帕、书本文具、搪瓷制品、糕点烟酒、副食杂货等不同柜面。到供销社买物品还需要使用粮票、布票、烟票、酒票、糖票什么的。顾客首先要到开票处找会计划价换“飞子”——有时会计不在岗,就有人喊,“开‘飞子’的,开‘飞子’了。”划过价后,开“飞子”的就会把红绿灰三色三联的单子,夹到穿在铁丝上的票夹里,十分娴熟地用手一推或拿量布的尺子一击打,票夹就通过头顶上方长长的铁丝,“嗖”的一声荡过去给需要出货的柜台。柜面的售货员收了顾客的钱,在票据上填好品名、价格、数量,然后叠在一起,夹到穿在铁丝上的票夹里,“嗖”的一声再荡回去。那夹子沿着铁丝飞到会计手中,会计结算好价钱找好零钱,又“嗖”的一声把那票夹甩向售货的柜面。兑付完货物后,柜面工作人员在“飞子”上加盖“已付讫”的章印供自己留存。

票夹带着票据在空中飞来飞去,供销社的“飞子”,那可是名副其实的“飞子”。忙碌的时候,真是热闹得很。

计划经济年代,“飞子”的作用非同小可。过去货物运输过程中也会用到“飞子”。我一个远房亲戚,过去帮人家跑运输车带货物,地头地尾两头奔波,很是辛苦。遇到取货时拿不出“飞子”,提不了货,只有干等,等人送“飞子”过来;见不到对方的“飞子”,怕钱物两空,给货主造成损失,有时只得搁在当地好几天,等对方补来“飞子”再卸货。也有两头不奔的,无凭无据,怕人家不讲信用,只好把货物再拉回来等候处理的。

“飞子”,实际上是买卖场合或者借贷场合下的一种票据形式,它承载的是一种契约精神,可谓一片千金。“飞子”,在现如今社会还是传承着的,不过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着。只是现在的年轻人,没有经历过老一代人的那个语境,怕是难以听懂“飞子”的意思。一个陈年往事的用词,只能代表一段原生态的时代。

读书随笔

## 大师的谦逊

□汪树明

近读季羨林大师《我的小传》,深为大师的谦逊、好学所感动。

《我的小传》中,大师自称是一个“杂家”,说自己“像鸡吃东西一样,东抓一把,西抓一把,什么东西钻得不深,好的论文也写不出来。”“把我同‘文学家’或‘作家’联系在一起,我有时候觉得颇有点滑稽。”可事实上,他是著名的东方学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、作家等。

在济南求学期间,大师就已经开始进行文学创作,他的《文明人的公理》《医学士》《观剧》等短篇小说相继在天津《益世报》上发表。大师在《我写我》文中也说:“写了六十多年的散文,加起来有七八十多万字了。”然而他自认为“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,甚至很不妙。”“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。”他谦虚地说:“我不得不承认,我的运气不错,所得到的成功,所获得的虚名,都有点名不副实。”大师这种谦虚的态度并不是矫情做作,而是源于他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自我的清醒认识。2007年年初,他果断辞去了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的称号,自嘲“三顶桂冠一摘,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‘泡沫’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”。

写到这儿,我想起了日前读到的作家凸凹的散文《邂逅》,文中记述了作者1995年受邀参加某成立大会时邂逅大师的事。凸凹作为“领导”被恭请到主席台就座,内心颇为得意。刚走近主席台,身边的老叟就起身拱手让座,并接过服务员端来的水杯放到他面前。盛装出席的凸凹,看着老叟着装如同田间老农,心生怜悯。会前聊天时,得意地告诉老叟自己是作家凸凹,问老叟平常写东西吗?老叟谦卑地回答:“写一点散文,之余搞点小小的研究。”他又问老叟写散文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?听到老叟回答:“真情实感。”表示不赞成:“这是最老套的观点。”随后,侃侃而谈散文“三性”。老叟点头赞同,边听边记在本子上。当主持人宣布:“请允许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介绍一位大师级人物,即享誉中外的季羨林先生。”老叟惶恐地站起,不停地作揖、鞠躬。凸凹这才知道自己身边的老人竟是大师季羨林先生,瞬间惊呆在座位上,再也没有勇气面对大师,然后悄悄从大师身边溜走了。三天后,他意外地收到大师给他寄来的《季羨林散文选》,扉页上恭恭敬敬地题着一行小字:凸凹先生教正。凸凹感叹道,我觉得季先生的做法,包含着一种长辈的体贴,不让我有冒昧的余绪,而是赶紧“放下”,在平等中找回心安。

你看,大师不仅在治学上谦虚谨慎,勤奋治学,为人也极为低调,宽厚待人。他从未把自己当作大师,哪怕做了北大副校长,还为学生拎行李,以致初入学的学生误把他当成校园的勤杂工。做人做学问,若都能像先生这样,还有不成功的?

